

人间城郭

——肖克凡津味小说精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間城郭

——肖克凡津味小说精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城郭:肖克凡津味小说精选/肖克凡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940-4

I. 人… II. 肖…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34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7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天津俗人	001
天津大雪	063
天津制造	103
都是人间城郭	155
人生如赌	231
演绎小神仙	282
小阔	313

天津俗人

1

天津自从明朝建卫,奇事还是不少的,尤其开埠以来成为华洋杂处的水陆大码头,八方人马一拥而来,可谓全神下界,奇事更是迭出不穷,令人瞠目结舌。大人物譬如曹锟先生,居然通过贿选荣任北洋大总统。投票之时凡是选曹的议员当场就能领取大额银票,光天化日之下美其名曰“交通津贴”,可惜那时没有“反贪局”。小人物譬如刘手儿,居然巧借送茶之机从大舞台戏院包厢里摘走了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母亲手腕儿上的大镯子——台上谭富英正唱《摘缨会》呢。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譬如东泥沽的农夫柴二宝,居然选了个黄道吉日坐在家里土炕

一
天
津
俗
人
一

上登基称帝，国号大汤，黄脸老婆成了正宫娘娘。还有使人感慨世风日下的，譬如闸口街上的药王庙里住着个大胖和尚，居然娶妻纳妾一鼓作气生了五男二女总共七个孩子，香火旺盛。说起发生在天津华洋两界的奇事，举不胜举。然而天津有句老话说，奇人做了俗事，你还是奇人；俗人做了奇事，你还是俗人。颇有几分血统论的味道。然而真正的奇事，往往发生在俗人身上。天津卫处处都是俗人。

这里要讲的天津俗人，生活在六十多年前的天津南市。他姓李名菊五，街面儿上俗称李五儿。天津这地方称呼男人喜欢使用数目字儿。王二、张三、赵四、朱五、杨六、丁八、刘九、曹十……简明粗放通俗易记，正是天津语言的风格，有时甚至显得牙碜。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李菊五属于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因此受到几分尊重，市井草民们叫他李五爷。有人说他不是满洲人，也有人说他不是鲜族人，还有人说他跟著名京戏老生言菊朋先生一样，是蒙古族。更有人说他只是化名李菊五，其真身乃是天津魔术大师金猴子的高足——落魄文人李翼飞。就这样，李菊五的真实身份几乎成了茫茫历史迷雾之中的无解谜团。就连专门研究天津地方史志的专家也其说不一，挺乱乎的。

其实，天津俗人是李菊五，李菊五是天津俗人，足矣。

李菊五喜欢喝茶。那时候天津俗人多饮徽茶，福建被称为海土，闽茶当时无人问津。南市大名鼎鼎的玉壶春茶楼，李菊五是常客。

李菊五嗜茶嗜烟，情性之中也饮几盅老酒。当然每天三顿饭也要吃饱，尽量不委屈自己的胃口。人近中年李菊五更加喜欢行走。不过也有人说李菊五不是喜欢行走而是寻找饭辙。三十年代初期天津南市的大街小巷，几乎随时都能见到他精细大长的身

影。那时候天津南市的主要大街已经铺了土敏土，下雨之时虽然免于泥泞，晴天走路则显得费鞋。一九三八年在日本本土出版的《天津志》（作者西村正树）第二十六章“天津民间人物录”里记载，李菊五的绰号“天气先生”。

说起天气，三十年代初期的天津华界已经出现天气预报，不过不太准确。天气预报主要是通过商业电台播报，每天一次。当时覆盖天津南市一带的是私营的宏唱商业广播电台，后来才有了仁唱电台。无论宏唱还是仁唱，都以播放广告为主，其间也配有梅兰芳和马连良的京戏以及小蘑菇的相声，补乐是江南丝竹。但宏唱电台的发射功率太小，往东南方向走，只要进了日租界就听不见音儿了。李菊五祖居天津西头永丰屯，落脚南市谋生主要是给宏唱广播电台撰写广告词儿。六十多年过去了，他撰写的大量广告词儿，只有两个佳句流传下来，已经被收入《本世纪中国广告词语精品选》，至今无以匹敌堪称绝响。

明天你结婚，千万不要忘记大媒人——明光玻璃行的镜子，一手托两家。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今天下午两点请看丹桂电影院的新片儿《情场暴风雨》，您不用带伞。

幽默轻松，风趣亲切。这就是李菊五的文风。

或许李菊五在宏唱电台撰写广告词儿，经常接触气象方面的人士，反正他熟知天气情况。冬景天人们不出门，可是到了春夏秋三季，尤其是五黄六月走在街上人们总是向他打听天气情况。

李五爷，今儿有雨吗？我看您带着伞呐。

今天下晚儿老天爷没脾气吧李五爷？

这大风一刮起来，恐怕天气就上来了吧？

李菊五身穿灰布大褂匆匆走着，有问必答从无慢待。他总是首先说明自己是个凡夫俗子，不敢预报天气。然而他对翌日天气的报道，又总是八九不离十，贴谱儿。就这样人们称他“天气先生”。其实这不是好话。天津民间俚语里隐喻暗讽的句子很多，内容肮脏不堪。譬如天津人认为乌龟能够预报天气，那么赞扬李菊五为“天气先生”就等于是骂他当了“王八”。李菊五不曾婚娶，想戴绿帽子也没处买去。因此他对天津方言的恶毒含义，似乎并不介意。即使有人装傻充愣大声喊他“天气先生”，他也只是笑而不怒，仍然脚步匆匆赶往宏唱广播电台去写广告词儿——这是他的饭碗。

除了给电台写词儿，李菊五还给协成书局抄稿子，说是茶资。

话说民国二十四年华历六月十七的一大早儿，李菊五匆匆走到文华斋饭馆旁边的凉厦下，稳稳当当坐在“张记饭桌”的桌前吃着锅巴菜。说起锅巴菜这宗粗食，全中国天津独有。据说它的来历与朱元璋早年的乞丐生涯有关。朱元璋将这顿早饭传给李菊五，他必须吃得瓷瓷实实，因为中午那顿饭还没有指望呢。早饭要吃饱，整天满街跑。李菊五未雨绸缪一口气吃了四个烧饼，一大碗锅巴菜，大汗淋漓。天津人的生活习惯，富贵人家睡得晚起得也晚，颇有夜生活的味道，第二天过了晌午才露面儿呢，根本用不着吃早点；穷苦人家则不敢晚睡，怕饿了吃不起夜宵，天一亮就爬起来，急匆匆出门觅食。所以说一大早儿满街乱跑的都是穷人。

李菊五吃着锅巴菜，脸色依然苍白，略显疲惫。其实他的长相不错，就是左眼睛显小，右眼睛显大，天津话称为“龙凤目”。他眯缝着左眼走在街上，人们总觉得是在朝着前方瞄准，可他又不

是端着长枪的大兵。于是他的样子既庄严又滑稽,给人们留下难忘印象。

天气已经热了。明天就是华历六月十八。天津有民间谚语云:六月十八,老李回家。老李是谁啊?老李是传说之中的一条秃尾巴小龙,逢六月十八回家省母。龙行天而生风云,所以年年这天一定是要下雨的,这就叫节气。

一大早儿广兴大街上的人流不断十分热闹。引车卖浆者最为关心的就是天气。来来往往的人们看见天气先生坐在“张记饭桌”前细嚼慢咽,就大声询问着。

明儿,你说有天气吗李五爷?

李五爷你给做个主,明儿有雨吗?

李菊五埋头吃着锅巴菜,朝着身后的人们摇了摇头,声明自己是个凡夫俗子,不敢预报天气。

大街上的行人们就接茬儿追问明天究竟有没有雨。李菊五摆了摆手,然后连声说没雨。

大街上的行人们感到非常意外。天津这地方,每年六月十八必然要下雨的。人们明知故问,没曾想李菊五竟然预报明天没雨,这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大街上人多嘴杂,鸡一嘴,鸭一腿,一会儿就将“明天没雨”的消息散布开了,比飞机都快。

六月十八秃尾巴老李回家,每年都是电闪雷鸣阵雨倾盆。难道今年变成干碗儿的啦?南市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哈哈大笑认为李菊五是牙床上铺铁道——满嘴跑火车。

六月十八不下雨,天气先生成了大街上的笑柄。

李菊五不以为然。他稳稳当当吃罢早饭,眯起左眼瞄准洒落桌上的芝麻,一个接一个捏起来放进嘴里嚼着,回味无穷的样子。然后他跟“张记饭桌”的主人张十三说了声“记账”就站起身

来。张十三咧开大嘴，宽厚地笑了笑。这笑意里多少含有几分无奈。

吃饱了肚子的李菊五，面色依然苍白，只是漆黑锃亮的头发说明他正值壮年。正值壮年的李菊五抖了抖月白色粗布大褂，煞有介事问张十三，今年我赊了多少饭账啦？

张十三再次咧开大嘴，宽厚地笑了笑说，李五爷走好。

李菊五却又坐下了。他从怀里掏出一盒“粉锡包”，递给张十三一根。对方接过烟卷儿夹在耳朵上，一边擦桌子一边说，李五爷抽的可净是好牌子啊。您这一盒好烟能顶上我二十碗锅巴菜。

李菊五笑了笑，说烟卷儿是男人的名片，登堂入室的万万马虎不得。说着，李菊五突然笑了，轻声问张十三想不想明天发一笔小财。张十三脑袋大，身子小，看上去很像戏台上的武大郎，只可惜他是个素丸子——家里没有荤腥儿潘金莲。武大郎抬头看了看李菊五，说我天生就是穷命鬼，别说明天就是明年我也发不了小财啊。

李菊五笑了笑，压低声音问张十三明天到底想不想发一笔小财。张十三连连点头说想。李菊五伸手蘸着水迹在桌上写了四个大字：卖冰棍儿。他写罢匆匆起身，赶往宏唱广播电台，写广告词儿去了。

张十三呆呆望着李菊五的背影，一时犯了犹豫。明儿六月十八年年都是下雨的日子，您让我趸冰棍儿来卖？李五爷您这是让我脱了裤子进当铺啊。

张十三摇着大脑袋寻思着。李菊五虽然一眼大一眼小，却不是天上一腿地上一脚的那种人。他劝我明天卖冰棍儿，八成有根。张十三认为李菊五是南市鹤群里的一只大鸡。

这时候奚正树沿着广兴大街不紧不慢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饭桌前对张十三说，劳您大驾请给我盛一碗锅巴菜，外加两个烧饼。

奚正树无论跟谁说话都挺客气。

张十三若有所思看了看奚正树。您说明儿是六月十八，老天爷不会不下雨吧？

四十多岁的布衣寒士奚正树身材不高，瘦脸淡眉，鬓角已见霜丝，属于苦相。他身穿蓝布大褂儿也不嫌热，说话略带东北口音，虽然形单影孤在南市游荡多年，身上总是透出一股难以察觉的风度。

奚正树拿起筷子，沉着面孔问张十三是怎么知道明天不下雨的。

张十三说出李菊五的名字。

奚正树听了，面孔更加阴沉，天津话管这种面孔叫“账主子脸儿”，好像人人都借他钱不还似的。奚正树勉强吃着锅巴菜，似乎是消化不良。其实他来到天津南市多年，肠胃还是难以适应这类透熟的粗食。自幼养成爱吃生冷鲜嫩食物的习惯，这已经很难改变。尽管身为布衣寒士，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奚正树吃饭不露穷相。张十三目光定定注视着他，心里很是敬佩。人家奚正树也是俗人，可吃饭从不赊欠，规规矩矩绝不是冒牌的正人君子。

奚正树吃饭总是现金付账，然后讨一碗清水漱口，很是讲究卫生。张十三举双手欢迎他这种样的顾客。如果都像李菊五那样赊账吃饭，张十三的小本生意早就没法儿做了。跑到南市这地方混光景的汉子，寅吃卯粮就算不错了。

张十三认为奚正树是南市鸡群里的一只小鹤。

一
天
津
俗
人
一

六月十八一大早儿，多云。根据往年经验，早晨多云，午后必然变天，雷鸣雨落。张十三身为小贩儿，竟然具备几分胆识。他决定押宝。早上八点多钟他就收了饭桌，背起箱子独自前往日租界制冰厂。一路上他看到出售纸伞的小贩儿已经上街，等待老天爷大雨骤降，趁机卖伞赚钱。张十三到了制冰厂门口，果然冷冷清清。由于年年六月十八这天下雨，冰棍儿必然滞销，因此制冰厂今日近乎歇业。张十三叩开大门，一个高丽人操着中国话告诉他今天是六月十八。张十三嘿嘿笑着，大声说趸二百棵冰棍儿。高丽人感到十分意外。交钱的时候，制冰厂的华账管事说话很损，问他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他顺水推舟说小时候得过大脑炎。

张十三背着冰棍儿箱子一路疾走回到南市。多云天气闷热难挨。人们纷纷掏钱买冰棍儿吃，驱一驱暑气。张十三心里非常得意，愈发扯开嗓子大声吆喝。其实南市的冰棍儿贩子总共五六十人，然而他们看的还是去年的老皇历，六月十八老李回家，南市卖冰棍儿的小贩儿们自动歇业。殊不知，今年的六月十八，偏偏老天爷歇业。就这样，偌大的南市只有张十三在卖冰棍儿，独一份。上午十点钟，张十三已经卖出一百多棵冰棍儿，堪称俏货。天气更加闷热，著名妓院“天宝班”的鸨母小李妈派来小伙计，说天气闷热就像进了澡堂子，南市只有张十三卖冰棍儿，真正成了缺宝儿。小伙计让张十三马上就把冰棍儿送到天宝班，小李妈全部高价收购。这时，青帮头子袁文会的第十二号徒弟名叫孙子森的小混混突然出现，说袁文会的四姨太想吃冰棍儿。张十三没辙，只得先急着袁公馆伺候。剩下的冰棍儿送到天宝班。张十三心里偷着乐，没曾想今儿的冰棍儿不是侍奉姨太太，就是伺候窑

姐儿。

一时间,张十三清清凉凉成了女人们嘴里的名人。

果然不出李菊五神算,张十三在六月十八这天真的发了一笔小财,他心里对李菊五佩服得五体投地,又不知道如何表示谢意。李菊五告诉张十三,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个定数,你命里有大财,必然发大财,你命里有小财,只能发小财。你命里没财,别人使劲儿帮你也是枉然。听李菊五这么一说,张十三心里坦然了。

一连过了好多天没见李菊五的身影。张十三断定李菊五近来银根愈发吃紧,不好意思继续赊账,只得委屈自己的胃口,免了早晨这顿。其实李菊五这阵子恰巧手头宽裕——不知他从哪赚到一笔佣金,一头扎进翠香院从早到晚跟窑姐儿打牌。手气极好,动不动就捉五儿龙。

李菊五没了踪影。奚正树倒是每天一早儿都从张十三的饭桌前经过,特别准时。奚正树漫不经心问张十三,李菊五他怎么能够料定六月十八那天没雨呢。

张十三不由得得意起来。李菊五不是孔明胜似孔明,孔明上通风水天文,下晓气象地理,手持宝剑脚踏坛台只不过借一借东风而已。李菊五身怀绝技远非古代圣贤所能比拟。奚正树问道,李菊五身怀什么绝技?张十三也觉得自己的大话把屠宰场的活牛都给吹死了,只得压低声音十分神秘地告诉奚正树,李菊五不但懂得日本话而且还懂得英国话。

奚正树听罢怔了怔,并不言语。

南市卖冰棍儿的小贩儿们对李菊五更是奉若神明,每天都有人跑到张十三的饭桌前,打听李菊五的下落,恨不能立即见到这位天气先生,请他测算测算哪天刮风哪天下雨。因为卖冰棍儿

一
天
津
俗
人
一

是小本生意，靠天吃饭。于是李菊五在他们心目之中成了仙儿。

三不管游艺场里撂地说相声的艺人不少，其中“大面包”和“小搓板儿”的对口相声“现挂”最为精彩。他们面对生活之中的真人真事，往往信手拈来即兴发挥。关于六月十八的故事，“大面包”和“小搓板儿”就编成河南坠子唱了出来，取得轰动效应：

六月十八，秃尾巴老李他回家。可是今年啊老李他不回家！南市的张三他趸来冰棍儿卖，哟哎呀哟哎呀，张三的冰棍儿独一份啊独一份，全部卖给了小李妈！李菊五是当代的小诸葛啊，天宝班窑姐儿们攥着冰棍儿乐哈哈……

就这样，李菊五在南市一下有了大名气。沿街的大小店铺几乎都在谈论他的事迹。这消息自然也惊动了盘踞东兴市场的老混混儿王丰池。一旦惊动了王丰池，李菊五离倒霉就不远了。

王丰池在南市与袁文会井水不犯河水，独霸一方人称老王爷。他的徒弟王金刚掌管着开明电影院，年轻气盛心毒手狠，人称少王爷。王丰池听说南市冒出一个懂天文识地理的天气先生，愣是测出六月十八老李不回家，于是很想见一见这位真人。王金刚血气方刚，立即领着一群打手上街，四处寻找天气先生李菊五的踪迹。先是找到赵家冰窖对面的宏唱广播电台，播音小姐“大座钟”说李菊五写完了元隆布铺的广告词儿，走了。王金刚又找到荣业大街上的协成书局，书局张经理说这几天没见李五爷来。

王金刚一连找了几天，还是不见踪影。中秋节到了，王金刚忙着“飞贴打网”搜刮钱财，就把李菊五给撂在一边儿了。过了八月十五，天气不太热了。一天晚上王丰池猛然想起天气先生，便命令王金刚继续寻找。人老了，总是一阵两伙的，说风就风说雨

就雨。此时李菊五的新闻效应已经过了高潮。王金刚只得遵命行事。

这一天上午，王金刚一身短打扮，带领着几个喽啰前往上平安戏院讨账，远远看见官沟街口聚着一群闲人，议论纷纷的样子。王金刚走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官沟街上出了一件奇事儿，已然上了昨天《实报》的头版新闻。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期间，官方投资顺着南城墙开挖排水沟入海河，官沟街因此而得名。官沟街东口临近日租界，住着一个老西儿外号“贾员外”。贾员外的院里原有一口废弃的水井，盖着石板沉睡多年。九月九重阳节，是天津民间登高的节日。贾员外白天登上古楼观景，还吃了两块年糕，心情不错。睡到后半夜只听一声巨响，贾员外以为天神降临，吓得不敢出屋拜见。天色大亮来到院里巡视，猛然看到原先废井上的石板迸裂，井口裸露，井中传出阵阵水声。贾员外惊了，连忙报告警察局。警察局长王玉田亲临现场，鼓足勇气扒着井台探头儿往井里看，一不留神金壳怀表掉进井底，连声高喊倒霉。贾员外不敢怠慢，马上雇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二愣子，拴紧绳子下到井里去给警察局长打捞怀表。水凉，二愣子硬是沉到井底也没摸着怀表，反而逮着一条大鲤鱼，足有一斤多沉。二愣子出水之后坐在井沿上打着喷嚏说，井底有一只泉眼突突冒水。这只泉眼一定是连着海河，涨潮落潮的声音哗啦哗啦井中听得清清楚楚，人呢好像就在海河里凫水。《实报》见习记者闻讯赶来采访，当场写稿“贾家井奇闻”，派人跑步送往报馆发排。

听罢这段奇闻，王金刚觉得是在听评书，心里将信将疑。他是文盲，只认得钞票上的那几个字。什么《益世报》啊，《大公报》啊，他一概不摸，就更甭提《实报》了。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王金刚一定要亲眼看一看“贾家井”到底什么样子，才算定论。于是他伸手拨开人群挤向院门。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伸手拦住王金刚，说戒严了。王金刚随口说找李菊五。不知为什么警察竟然闪身放行。王金刚懵懵懂懂进了贾家大院，抬头看见一群人围着井台争论不休，其中滔滔不绝的正是天气先生李菊五，仿佛正在给别人说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远远看着李菊五，王金刚心里特别纳闷，这个李菊五平日里不擅言谈，挺木的，今儿怎么得了话痨啦。

李菊五打着手势对《庸报》著名记者吴朗夫说，这口井既然潮涨潮落连通海河，有鱼有虾有蛤蜊八成是口宝井。当年燕王扫北路经此地，这里很有风水啊。

满嘴南方口音的吴朗夫摘下眼镜擦了擦说，燕王朱棣扫北不假，后来面南背北登基当了皇上也是真事。可井里出鱼出虾出蛤蜊，这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纯粹是胡诌白咧。

先得月饭庄经理辛本财急了，大步走进贾员外的厢房，很快就拎出一条大鲤鱼，拍着胸脯大声作证说，二愣子为了给警察局王局长打捞怀表，从井里摸上来的就是这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没舍得吃放在水缸里养着呢。这怎么能是胡诌白咧呢？

《庸报》著名记者吴朗夫连连摆手，认为井里钓出一条鲤鱼纯属偶然不足为凭。

王金刚等得不耐烦了，走上前去拽了拽李菊五的袖口，轻轻叫了一声李五爷。

李菊五当然知道面前这个大混混儿是南市大名鼎鼎的少王爷，就问有何见教。王金刚说借一步说话。于是，王金刚一步三摇引着李菊五离开贾家大院奔南，前往东兴市场拜见老王爷王丰池。

一路上,人们对李菊五指指点点,说这位天气先生算定六月十八天不下雨,就真的没下雨,张十三卖冰棍儿发了一笔小财。如今贾家大院出了奇事,这位天气先生兴许又算定了废井里住着龙王爷失散多年的小儿子。

听着一路上的纷纷议论,李菊五板着面孔,一派不苟言笑的书生表情。少王爷王金刚大摇大摆对李菊五说,您老人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六月十八你敢说不下雨,贾家井里你敢说有大活鱼,李五爷您明明是当今天津卫的小诸葛啊。

身材细高面色苍白的李菊五不紧不慢地说,愧不敢当,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

3

老混混儿王丰池的客厅里养着一只安南八哥儿,经过镇南关长途运到天津,身价不低。可惜这只巧嘴八哥儿没几天就脏了口,跟着王丰池学会了骂街。王丰池曾经开出高价宴请鸟把式为这只混蛋八哥儿捋舌头净口,可是积习难改,八哥儿依然当庭口吐脏字儿,令人尴尬不已。

江山代有才人出。王丰池是南市的老混混儿,八哥儿是南市的小混混儿。后继有人。

王金刚大摇大摆领着李菊五走进客厅。八哥儿看了看客人,竟然破天荒闭口不语,没说脏话。李菊五走进客厅就与八哥儿对视着。八哥儿落在架子上不停地挪动着双爪,显得很不自在。

老混混儿王丰池手里搓着铁球脚下迈四方步,从内庭里缓步踱出,看上去活像京剧里曹孟德出场。王金刚立即变成龙套,上前躬身禀报说天气先生来了。

一
天
津
俗
人
一